



细雨中，走过保安三庄

文图 / 奚 贤

一路风雨送我到黄河边时，夜幕已经降临。此处叫大河家——黄河岸边无数小镇中的一个。黄河出积石峡自西而来，在大河家平静地向东而去。站在连接甘肃、青海两省的大河家桥上，看到黄河上下两端都被夜幕吞没了，只有脚下的河面如一池泛着波光的大湖，平静而幽深。河北面一堵高大的山体挡住了一片天空，不知什么时候那山体会塌下来堵住黄河。

大河家镇可能是中国民族聚集最多的小镇，有汉族、回族、保安族、东乡族、撒拉族、土族、藏族等民族。其中保安族是这里独有的民族，在全国其他地方没有定居地。但保安族的聚居地并非集中在大河家镇，而是集中在“保安三庄”。保安三庄在大河家镇之西的五六公里处，从南到北依次为甘河滩、梅坡、大墩三庄。几乎所有的保安族人都生活或来自于保安三庄，而保安三庄除了保安族，几乎没有其他民族的人居住。





梅坡村坍塌的屋舍

保安三庄，一个民族最后的家园

70多岁的马福山住在大墩村的最西头，和所有的保安族人一样，住房多为土木结构的低矮平房，房院相互连结，坐落有序，中间为空旷的院子，出院子的大门一般建在院墙的一角。门板不甚讲究，但最讲究的是门楼两侧的砖雕图案，极具特色。站在他家的旁边就可以看见积石峡。虽然是细雨蒙蒙，但依然可见积石峡的宏大气象。积石峡虽说是峡但却有广阔的峡谷，山峰退向远方，黄河在谷底流成了一条白线，缥缈而去。

马福山年轻的时候学过些汉语，在大墩村里算是文化人，这让他有机会在中央民族大学深造学习。学成后他又回到了大墩村，教书务农。但作为保安族的读书人，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——收集保安族的历史并传给后人，保安三庄

的年轻人都听他讲过自己民族的历史。

雨依然在下，在马福山的小屋子里，保安族那如风如雨的历史向我们走来：

保安人的祖先是蒙古人，从元朝开始就在青海同仁地区戍边屯垦。明末清初以后，在同仁的保安地区已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“四寨子”——尕撒尔、年都乎、吴屯、保安。在保安城内当时有保安、回、汉等民族杂居，多为历代“守边守番”、“当兵吃粮”的“营伍人”和他们的后裔。城外有上、下两庄，上庄住有土族“五坊头”，下庄则纯为保安人居住，俗称“四坊头”，上下两庄合称保安城外的“大坊头”。

清朝咸丰年间，因灌地用水问题，保安族与当地的汉、藏、土族发生纠纷，汉、藏、土族信奉佛教，保安人信仰伊斯兰教，宗教信仰不同也制约了他们之间的沟通，最后上庄土族投靠了附近的玛巴部落，保安人投靠了朗加部落，终于造成保安地区紧张的民族关系，发生了大规



保安族住房多为土木结构的低矮平房

模的民族械斗。

保安人只有迁徙。起初保安人迁到循化地区，受到撒拉人民的热情款待。他们在此居住了三年，因该地当时社会情况复杂，人多地少，生活困难，便再次东迁，渡黄河，过积石关门，来到大河家地区。保安人落居此处，最初暂避一时，以后还想重返在青海的家园。大河家地区的回族头人为了留住勤劳的保安人，就让保安人任选居住地方，保安人看准了紧靠积石山的大墩、甘河滩和梅坡三庄，这也是出于日后若发生械斗战事好防守或往山林里逃命的考虑。但保安人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了，他们依然居住在这里，并形成以大墩村、梅坡村、甘河滩村为主的新的保安族聚居区，当地人习惯称为“保安三庄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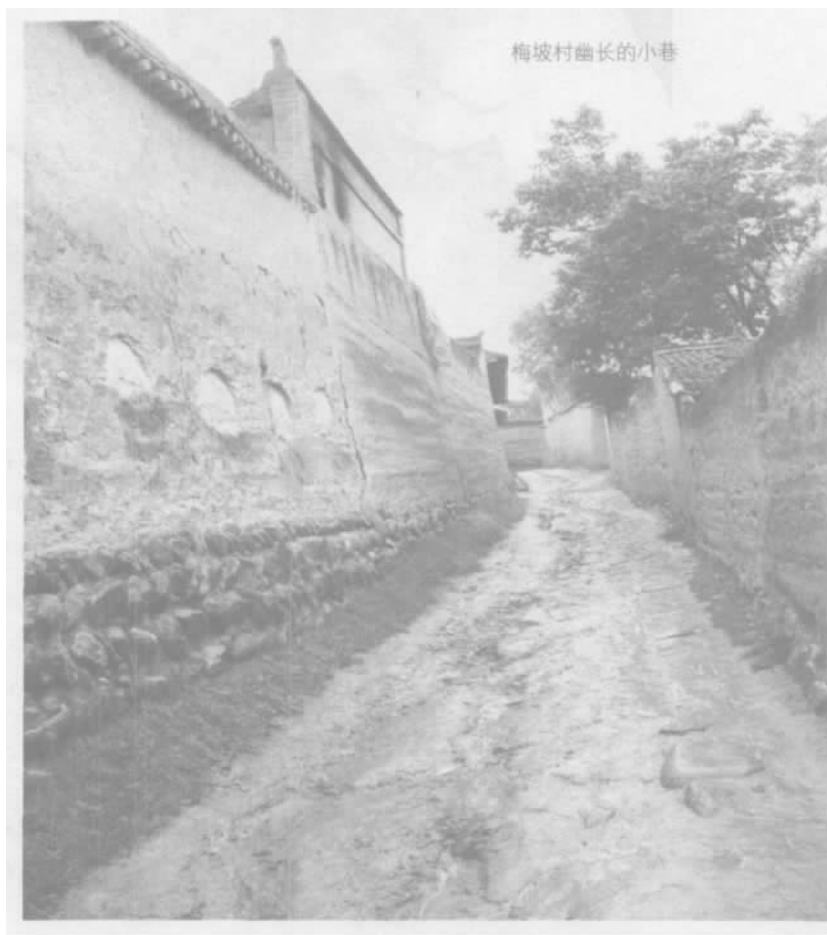
马福山一直用汉语向我讲述着这个民族的历史，其间他不时转过头和孙子说几句话，开始时我没有注意，以为是方言土语，后来我发现他和孙子说的话我连一个词都无法听懂。马福山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告诉我保安族有自己的语言，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，但是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。保安人之间交流使用保安语，现在的大多数人兼通汉语，通用汉文字。保安族由于信奉伊斯兰教，一些讲究点的保安人，在家中显著的位置悬挂着用回文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真言。

马福山说，保安族的家庭，在较远的过去多为家长制的大家庭。现在，已完全被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所取代。在过去的家庭中，父母为绝对权威，可以包办子女婚姻。解放前，保安族不与非伊斯兰民族通婚，而且不同教派之间通

婚情况也罕见。保安族习惯早婚，婚姻要取得教主的许可。不过，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。

一把手，一个带刀民族的灵魂

在大河家镇，雨密云重，天光阴沉，但那一个个保安腰刀店铺里却是刀光闪闪，让我的目光明亮起来。这些保安腰刀店铺都不甚大，甚至有些拥挤，但陈列的保安腰刀却非常有名。店里的那个保安小伙说，他们的刀在阿拉伯世界非常受欢迎。这个叫马鹏的保安小伙介绍说，保安腰刀锋利无比，削铁，刀口不缺，刀刃不卷；削发，只要把头发放在刀刃上用口轻轻一吹，头发立即就断。小伙边说边比试，旁边的人跟着就笑。最吸引我的还是精美的刀把子，基本上是用什样锦镶嵌而成，图案协调华丽，金黄、翠绿、湛蓝、黛黑、银白、桃红……并夹有朵朵梅花。银白色的刀鞘，包着三道枣红色的铜箍，分外璀璨夺目。刀鞘上端，有个小



孔,挂有别致的紫铜环子。拔刀出鞘,刀锋闪闪发亮,寒光逼人。

最有名的保安腰刀出自保安三庄的甘河滩村。

出大河家沿一条河西行,河床不宽,但河床上的石头一片连着一片,被绵绵的雨水冲刷成白花花的一片。我想这应该是甘河滩村的来历了吧,但当我一个多小时后见到村长求证时,村长明确地告诉我他们的村子叫“甘河滩”。因为下雨,南北狭长的甘河滩村里空荡荡的。村长听说我要见制刀师傅,有些犯难地说:保安人个个都是刀师傅。但最后村长还是帮我找到了童艾麦吉。年近四十的童艾麦吉打刀有20多年了,现在是著名的刀师傅。童艾麦吉的师傅是马吉,现在应该是保安刀的宗师级人物了。童艾麦吉现在还在马吉作坊里打



童艾麦吉正在和同伴打制刀坯

刀,在作坊里不只童艾麦吉一个人,还有他的妻子儿女。儿子还在上初中,放假了,就来到作坊里学着做刀。女儿也在上学,我问她是不是也在学着做刀,她低头一笑,说过来帮忙。而当我在那间作坊里停留的一个多小时里,童艾麦吉的妻子在做镶制刀把骨片,儿子童马乃正在加工什样锦铜片,女儿不时地接淬火的水,或者看看煤炉子的火情。

很显然,童艾麦吉一家人都生活在腰刀世界里了。而且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,他们很满足这样的生活。

马阿卜都是马吉的儿子,和童艾麦吉是同门师兄弟。马阿卜都虽然祖上几代都是刀师傅,但他从没有想过要做刀师傅,从小他就不肯到爷爷和父亲的锻铁火炉旁边,但在他成



保安腰刀的品种特点与历史,马阿卜都随便拿起一把刀就能讲得头头是道



童艾麦吉的妻子正在刀把骨片上打眼

人后却走近那座传了几代的锻铁火炉旁边,开始一心一意地学习锻刀。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体里流淌的是爷爷和父亲的血液,流淌的是保安族与刀共生死的气脉,马阿卜都锻刀的本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,根本用不着学。对于保安腰刀的品种特点与历史,马阿卜都随便拿起一把刀就能讲得头头是道,连老马吉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听来的。

马阿卜都坐在作坊的台阶上,向我讲述着各种各样的保安腰刀。方头直刀的“什样锦”已经成为保安腰刀的经典刀形,刀背厚实,刀板平



直，刀刃折转突兀，三角形刀尖隐隐露出沉郁的霸气。刀柄用银、铜、石、珠在牦牛角上镶、嵌、铆、错出花、星、云纹、水波及抽象图案，既璀璨夺目又华丽柔媚。其他如波日季、雅吾其、细罗、马头、尕脚、鞭刀、双落、满把、扁鞘、鱼刀等腰刀，因其制作方法、用料和刀形的不同，也各有其特点。

在马阿卜都讲述时，我注意到刀面上镌刻着一把手、一片叶、七颗星、五朵梅、两条龙等各种图案。马阿卜都说，每户保安人家都有铁匠，每位铁匠都有自己的特定图案。有的图案是某位铁匠的标志代号，有的图案蕴含着一个美好的传说，或记载着一个悲壮的故事。他拿起面上镌刻着一片树叶的刀说，这是波日季刀，保安腰刀中最有名的刀。这把刀的来历和一个传说有关。很早以前，保安人居住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魔鬼，时常下山到村子里掳取姑娘。有一天，铁匠哈克木心爱的姑娘被魔鬼掳走。血气方刚的铁匠哈克木，手持钢刀前去山洞救自己心爱的姑娘。在与魔鬼搏斗中，任凭他举刀猛砍，却总是砍不着魔鬼。后来，有一位白胡子阿爷给哈克木托梦说：“孩子，

对面山上有个天池，天池西边有棵老树，你按照此树的叶子打一把腰刀，并在刀面上凿上树叶的图案。”天亮后哈克木遵照白胡子阿爷的话精心打制了一把腰刀，持刀杀死了魔鬼，救出了自己心爱的姑娘。后世的保安刀师傅为了纪念哈克木，在刀面上镌刻一片树叶，称此刀为波日季腰刀。

马阿卜都又拿起一把刀面上刻着五指并拢的一只手图案的刀子说：“这是我们保安族的刀神，是我们保安族人的灵魂，有了这‘一把手’，我们保安族人就知道向哪个方向走！”

尔后，马阿卜都向我讲述了“一把手”的来历。

很早以前，保安族中出了一位技艺十分高超的腰刀匠人，他制作的腰刀闻名于世，人见人爱。可他一身正气，铁骨铮铮，只给好人打铁，不给坏人做刀。有一年，他家乡的县官为了巴结上司，限这位铁匠在30天之内做出100把刀来，否则就要砍去他的手。结果30天过去了，铁匠没有给县官做出一把刀。县官再次以砍手相逼，又被铁匠拒绝，县官恼羞成怒，下令砍掉了铁匠的手……

这位铁匠后来再也没有办法制作腰刀，但后辈保安族铁匠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前辈，就在自己制作的最精美最珍贵的腰刀刀面上刻下了一个五指并拢的“一把手”图案。

惟一的风景就是高耸的清真寺

出甘河滩村南行约2公里就是梅坡。甘河滩的村长告诉我，保安三庄每一庄都有自己的清真寺，而保安三庄中最大的清真寺就是梅坡的清真寺了。

还没有到梅坡，就看见了高耸的清真寺。雨雾遮去了远山的影子，惟一的风景就是这高耸的清真寺了。梅坡村似乎是坐落在一处山坡底下，整个村庄好像是倾斜的，而且街巷较多，有的街巷走进了才知道是条死巷，不通的，只有退回来再找另一条巷子走。因为下雨，村街小巷中不见一个人，但只要看着那清真寺的寺顶走，我想还是能走到清真寺的。在一条较大的街巷口，终于碰见一位老阿婆。

阿婆一身黑衣,连头上的头巾也是黑的,看上去有70多岁的样子,但身体很硬朗。我上前打招呼,阿婆似乎听不懂我的话,我也听不懂她说的话。我放弃了向她采访的想法,但还是不死心,这里碰上一个人也不容易,哪怕是照张相也行呵。当我拿起手中的相机向她比划时,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,摆手拒绝。我无奈地按下快门,但老阿婆双手挡住了那慈祥富态的形象,这让我有些遗憾。正当我要离去时,街上又来了两位年轻的保安族女子,她们会说汉语,在她们的帮助下,老阿婆才勉强地让我为她照了一张照片。

那两位年轻的保安族女子穿的衣服与汉族并无二致。我便问她们怎么和汉族的穿衣差不多。她们一笑,说现在也没有什么讲究,没有结婚的女子多穿鲜艳的各色上衣,头戴细薄柔软透亮的绿绸盖头;已经结婚的女子平时多戴白色卫生帽,外出时则戴黑色盖头;老年妇女多着深色服饰,有戴白盖头的,也有戴黑盖头的。男人们就更不讲究了,平时戴白色号帽,身穿白色衬衣,黑色坎肩,蓝或灰色裤子;走亲访友或外出时,多穿中山服或军便服。

在几位妇女的笑声中,我开始走向梅坡的清真寺。及到清真寺近前,见前塔后寺,塔高寺也高,只看那寺周围的墙体长而高大,便觉这寺是大寺了。只是寺内

大门紧闭,我不能擅自推开那大门。清真寺外没有人,远处有几个孩子在雨中戏玩,我便向他们招手。他们一齐跑了过来。我问清真寺内有没有人,他们告诉我说刚做完礼拜,人都回家了,阿訇爷也外出了。

一个小孩指着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说:他是清真寺里的曼拉。我问什么是曼拉,他说就是从小开始在寺里学经,学上几年,就才学到曼拉。我还是不大明白,便又问,学经学到最高级时是什么。他回答说那就是阿訇了。在和几个小孩子聊天中我知道了更多。男孩叫东进礼,几年前就进寺了,跟着阿訇学经。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学到阿訇,他回答说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指着远处的一位老者对我说:马海拜力学了一辈子经,到现在也不是阿訇。我随着他的手望去,那位老者身后跟着十来头羊,在雨中向我们走来。我赶紧迎上前



曼拉东进礼将来可能就是阿訇爷

梅坡的清真寺是保安三庄中最大的



去,和老者打招呼。老者说他已经 65 岁了,还在寺院里学经,不学经的时候就放羊。至于这座清真寺,马海拜力说,这是梅坡村的中心,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做礼拜,农忙的时候一天三次,农闲的时候一天五次,每逢星期五要做大礼拜。在平时,村里的大小事务,也会在寺里做礼拜之后进行商议。

这时我才想起来,当我到甘河滩村时,人们还不明白我要干什么,便首先让我去村里的清真寺里打问等待。看来,在这里,清真寺已经成为村民们宗教、经济、文化生活的中心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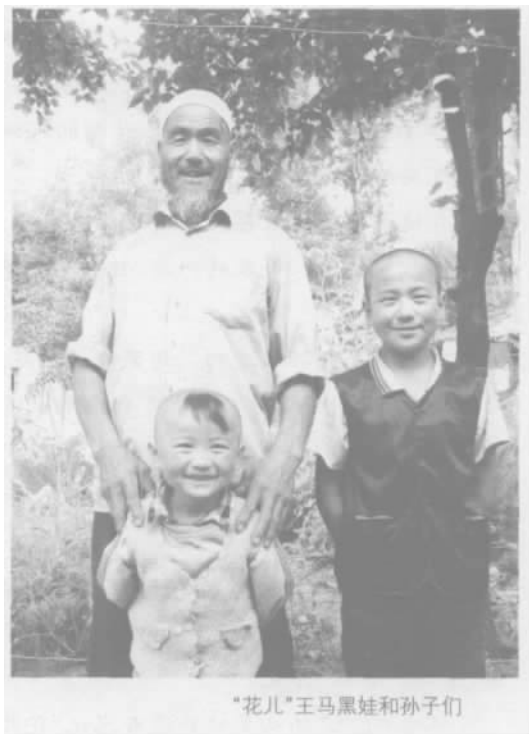
我最终没有进入清真寺内,我觉得那是一个圣地,一个对于那个圣地的意义不了解的人,最好不要进入。

雨还在下,天空低了下来,梅坡的清真寺就显得更高大了。

“花儿”本是心头的话,不唱由不得自家

从梅坡向南越过一座山坡,走三四公里的路,就到了保安三庄的大墩。

大墩有个马黑娃,让保安三庄美名天下扬。这是我到大墩后才知道的。大墩村小学门前有块空地,空地上长着上百年的槐树,枝密叶繁,下雨天能遮风避雨,所以没有事情干的人就出来在大槐树下透气。向他们打听大墩村的“花儿”王,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到了马黑娃,并且指着前边不远处的一小孩子说那就是马黑娃的孙子。马黑娃的孙子也就十来岁的样子,领着我在村子里拐了好几个弯才到了他阿爷家。孙子在院子里一声“阿爷”,土屋里就是一声洪亮的回应。还没有等我到屋檐下,马黑娃就已经迎出来了。他身材高大,满脸的胡茬,看上去有 60 多岁的样子。一见面就满把地抓住我的手,也不等我自我介绍,握着我的手不停地说:“欢迎!欢迎!”没有等我坐下,马黑娃的老伴和女儿已经把烧壳子(一种类



“花儿”王马黑娃和孙子们

似于烙饼之类的食物)和茶水端上来了。马黑娃还是不问我是谁,来他家干什么,只是不住地劝我吃烧壳子、喝茶水。我说,我是来听你漫“花儿”的。

马黑娃听说这话,脸似乎有些红,侧目看一眼老伴说,我早就不弄那事情了。这时老伴、女儿、儿媳妇及三个孙子都围过来,笑眯眯地看着马黑娃。马黑娃越发地不好意思了。停了半天,他才说那都是年轻时候弄的事情,这几十年再也没有弄过。刚才带我过来的那个孙子说,阿爷还上过北京呢。马黑娃瞪了一眼孙子,但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。

提起上北京,马黑娃找到自己平时穿的衣服,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张红卡片递给我看。我接过红卡片一看,是中国少数民族歌唱家诗人座谈会的出席证,时间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。马黑娃说自己那时年轻,喜欢漫“花儿”,在保安三庄也有些名气,年轻英俊,会唱的“花儿”也多,省上来人采风就找他唱,他唱一天也不会重复。后来又让他到省上唱,到北京唱,还出国唱。那时他还年

轻,个头也大,头戴一顶小白帽,身着白衬衣红坎肩,往台上一站,再一出声,台下就是掌声。不但自己红了,也让保安人红了,让外面的人知道还有个保安族。

我试图让马黑娃再展一下当年的风采。刚才还兴高采烈的他一听我的问题,却有些失落的样子。

“花儿”是年轻人漫的。马黑娃说,“花儿”就是情歌嘛,老了还唱什么情歌?保安族的年轻人漫“花儿”都是自己的事情,不给别人说,别人也不问。想唱了就一对对地到山坡树林里漫去了。当然也有唱其他词的,但很少。

我便问:您年轻时是不是和阿婆一起漫过“花儿”?马黑娃连连摆手,说他们二人是自由恋爱,老伴不会唱“花儿”。

不唱“花儿”的马黑娃并没有忘记“花儿”,找他采访“花儿”的人多,他就向外人介绍“花儿”。所以当我刚一进他家院子他就知道又是来采访“花儿”的,所以不问来历。

马黑娃说,会唱“花儿”的民族多,在积石山县,回族、汉族、撒拉族、东乡族、土族、保安族都会唱,但保安“花儿”却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地方色彩。保安“花儿”高亢嘹亮,自由奔放,声调由低转高,带有颤音,悦耳动听。保安“花儿”歌词内容也好,和保安族的生活像极了。

我再次请求马黑娃漫上一曲“花儿”,他还是没有答应,说漫了你也听不懂词,还是我说你记吧。保安族人把刀子当命,就说个内容和刀子有



保安族土房外高大的土墙

关的吧——

铁匠们打的个刀子来,
皮匠们配的个鞘来;
尕妹们拿的个实心来,
阿哥们豁出个命来!
铁匠炉子里加蓝炭,
风匣里拉出了火焰。
打个箭步到跟前,
活像是梦里梦见。

天已经傍晚,雨还在下着。走过大墩村长长的村巷,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遗憾。出了大墩村,走过一片玉米地,忽听一声“花儿”从雨中穿过来:

花儿本是咱心头的話呵,不唱是由不得咱自家……



甘河滩村的积石滩